



### 我有共鳴

《老饕系列》是一套講吃的書，第一本《老饕漫筆》初版於2001年，文中每一篇都關乎飲食，卻又不單純是寫飲食，更重溫舊事人情。十年間，這本十多萬字的小書加印了7次。十年後的2011年，《老饕續筆》出版，一樣獲得好評，加印不斷。又一個十年過去，《老饕三筆》於今年2月由三聯書店出版，這套書是作者關於飲食的隨筆，所記一概與吃相關，但又不局限於吃。月前作者趙珩讀者見面會在北京三聯圖書書店美術館總店舉行。趙珩說道：「一如《漫筆》和《續筆》，雖不一定都會引起讀者共鳴，卻沒有半點虛構的成分。」我從微信朋友圈看到《「老饕」趙珩：追憶美食背後的故人故事》的文章，是我熟悉的澎湃新聞記者王譯寫的，這麼好的文章和追憶，怎麼會不引起共鳴？

第一版《老饕漫筆》出書我就特別關注，拿到手一口氣讀完。《老饕續筆》是作者趙珩先生送的，這時我們已經相識。作者略長我幾年，我們算是一個年代的同齡人，家境、身事都差不多，所以他書中寫到的餐廳我都去過，也都是家長帶着去的，看起來特別親切。

《憶起士林》是書中的一篇，俄國餐館起士林，開在舊東安市場，

只有樓上，樓下沒有門面，我至今記得那條窄窄的舊式木樓梯，上得樓來那同樣顏色的地板。起士林的位置在王府井，靠近兩個北京東城聞名之地：中央美術學院和協和醫院，這兩個地方是舊時京城高級知識分子彙集的地方，我就看見過在起士林獨自吃午餐的協和醫院林巧稚大夫，美術學院的教授、院長都是這裏的常客。他們幾乎把起士林當成飯堂，飯堂有少許誇張，雖然這些人的薪水當時是普通職工的十倍以上，也不至於天天吃這種飯堂，倒是名人聚集地比較恰當。起士林是高級地道的俄式系統，也包含英法菜式，菜品分量很小，味道正宗，好在來這裏吃飯的都不是解飽，也不為解饑，喝酒聊天見朋友、交談比吃重要。帶我去吃俄餐的外婆是外場人，為人大方，見到熟人朋友，會叫來侍者為朋友加多一個菜，這被我寫到戲中，有人問你怎麼會寫這情節，因為我見過，在起士林見過。

見面會上，趙珩說，為《老饕漫筆》寫序的朱家潛先生，題籤的王世襄先生，還有為《老饕續筆》題籤的黃苗子先生，如今都已作古，起士林的常客黃永玉算是最後的一個，也走了……而台下坐着的讀者多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，他很是感慨。感慨什麼，下篇再聚。



### 子宮脫垂

「醫生，最近我覺得下面有一個腫瘤凸出來，愈到下午愈嚴重，不痛，是不是愈是不痛愈可能是癌症？」經檢查原來是子宮脫垂，它是因盆底肌肉和韌帶的損傷或鬆弛所引起的常見的婦科問題，絕經後更普遍。

子宮脫垂的主要症狀可能包括：在行走、站立或進行體力活動時會感到不適或突出感。有些人便有尿失禁或排尿困難。

子宮脫垂分三度：子宮位置比平常低，但整個子宮仍在陰道內為一度，子宮跌到陰道口為二度，整個子宮出來為三度。

原因：曾經生過很重、很大的BB，生產時產道受傷，產後沒有做運動，過肥，長期咳嗽，慢性便秘，提重物，當她們用力去大便，壓力增加將子宮推了出來。

輕度的子宮脫垂可能不需要治療，只要減低腹部壓力就不會令它加劇，例如止咳、通便、減少長期提重東西。如果得到改善，適當的盆底肌肉運動、物理治療可以減輕子宮下垂。如果這些情況愈來愈嚴

重，相對來講子宮下垂也會更嚴重。有些老人家不想做手術，可以用子宮托將子宮保持正常位置，半年才換一次，托的資料選擇、大小、戴的方法好重要，戴得合適且她們沒有什麼副作用，半年才換一次，是一個很簡單而有效的方法。對於較嚴重的病例，可能需要手術：可以只是將突出位置切除，也可以將整個子宮切除，如果有膀胱膨出或直腸膨出可做一些收緊的手術。因盆底肌肉或子宮保護的韌帶鬆弛可以在腹部做手術，將它吊高以減少下垂。

有些人一有就想做到手術，其實手術也有它的副作用。例如過重就應該減輕，靠做運動和控制飲食，如果體重一直高企，即使你做手術也會將子宮再度推出來；長期便秘應該想辦法解決，才有效幫助到病人。

做手術切除子宮有機會要數天插尿管，增加尿道發炎的風險，所以病人是長期病患者例如糖尿病、心臟病等等，要先控制好這些慢性病，否則更容易發炎，甚至引起敗血症。所以雖然是簡單的病，也應該由醫生判斷值不值得去做手術。



### 宜古宜今王鶴棣

說王鶴棣是這兩年間冒起最快的內地演員，相信沒有人會反對，他出道拍《流星花園》串演道明寺一角時，表現好極也不過是一種翻演角色。直到去年一套《蒼蘭訣》，他的「魔尊」扮相深入人心，成為一時無兩的熱捧對象，該劇成功之處不僅贏得口碑和收視，更是一套能成功殺入韓國市場而大受韓迷歡迎的國劇。

王鶴棣顏值高？我還是有保留，他能在《蒼蘭訣》脫穎而出，多少拜該劇造型師所賜，一般塑造這類魔君形象，都以標榜兇惡奸狡為主，充其量都只是一個有兩面性格的人物，但他演的這個「東方青蒼」，卻是一個靚仔魔尊，把時裝劇的套路，徹底注入仙侶劇內，王鶴棣微頭微尾就是一個霸道總裁，這個霸道總裁在古裝劇中自然也要彰顯總裁的魅力，虞書欣就是他的感情戲對手。

初看《蒼蘭訣》頭幾集，看得並不超，那期有楊洋、吳磊、任嘉倫當時得令，女角也有趙露思、迪麗熱巴等，誰是王鶴棣、虞書欣，相信開播前並沒引起香港觀眾關注，故曾聽說《蒼》被評為最值得重溫「值得二刷」的劇集，說穿了就是第一次看時沒有用心看吧，這

也是很普遍的看劇習慣，尤其在大屏看劇，相信估大多數的都是開機就邊看邊做其他事情，精彩時才專注一下，一般還是眼尾看劇。正因如此，近年較多人棄韓劇看國劇，就是因為看國劇無須看字幕。

王鶴棣接連推出了兩套成功的古裝劇《蒼蘭訣》和《浮圖緣》後，終於再有時裝片在這個11月推出，他和白鹿合演的《以愛為營》11月3日正式在湖南衛視芒果TV首播。在角色上，王鶴棣從古裝搖身一變，變回時裝的總裁，霸不霸道，就要看看劇情了。其實他之前與秦嵐在另一套時裝劇《理智派生活》中，已有不少演戲機會，但到底該劇始終只是秦嵐的小鮮肉，出來的感覺也不過是一個小男生，並沒有把他擔正男一的潛質好好發揮。這次能夠和白鹿，一個年紀相若的女角合演，似乎就真正可以考驗到他在時裝劇中，是否能與在古裝劇內，同樣演出那種氣派。

近年香港觀眾對內地演員的熟悉程度，可能較對香港演員更深和廣，像王鶴棣這種年輕顏值高的演員，一個接着一個彈出銀幕，羅雲熙、任嘉倫都是這種風格類型，誰也沒法獨領風騷，因投資者不會單買一人，分散投資是劇迷之福，起碼有得選擇。



### 從此以後相依為命

照片攝於萬聖節，多倫多秋末。

仔兒來電時說：原本滿目不同紅、橙、黃色秋葉，氣溫一沉，冷雨落下，深秋立至（在我少年北國上課的日子，踏上11月，冬天的初雪，隨時飄至），登時滿地落葉，他妻子Anna亦在葉落間離世，隔個萬千里路，透過電話也能聽到他淌淚的聲音，畢竟年輕，一對伴侶才30多歲，除了婚姻與愛情，她還是他背後重要的支柱，前途事業的照明燈。

萬聖節前夕，侄媳婦經歷近兩年被稀有而惡毒的癌細胞痛苦煎熬，終於衝破專家醫生們預測離世的時限，多出近一年的時間撒手人寰；這份堅持，來自獨子。被診斷時，兒子未夠4歲，如今天人永隔，侄孫還有兩個多月才5歲。捨不得人生伴侶的丈夫，更捨不得靈巧聰慧的幼兒。

侄兒忍着悲傷，為免觸及幼兒，手牽兒子走向鄰居，參加小朋友們的節慶活動；好一幅《從此以後相依為命》的切實寫照。

3年多前的夏天，侄兒寄來另一張父子情深照片，那時侄孫1歲多一點，學習走路時刻拉着他父親的手掌，走

入夏陽高照安大略湖水，誰知道那份和暖溫馨在3年多之後，換來蕭瑟深秋落葉滿途，只餘父子手牽手面對人生前路？

知道侄媳婦病情嚴重，本年3月，春來之前滿地厚雪時節，飛到多倫多探望；Anna本來身高、面容、學歷都比一般選美小姐水平更高，在化療藥與毒瘤煎熬下，體型消滅了三分之一，原本毅力潛藏的職場強人氣場盡散。然而仍本着跟癌症奮勇一戰的精神，進出醫院與中醫調理醫務所，妻不怕痛，夫不煩，二人並肩同進退。3月探病回來後，得知情況就未大好轉，起碼穩定，只要能讓他們母子多一刻相聚，大家也感恩。

10月初，近3個星期克羅地亞及意大利旅程早於疫情出現的4年前訂下，起程前心中暗忖：如果同期侄媳婦身體出狀況，立即從意大利飛向加拿大，跟侄兒孫及家人站在一起。

踏上11月，在提前半退休幾年之後，遇上機遇，毅然拋出半個身重出江湖。面對將要舉行的侄媳婦喪禮，我最終放棄出席。放棄，其實不因影響工作進度，也不為厭倦長途飛行；而是參加了多個年輕離世的喪禮，包括好朋友、親戚，更包括同胞至親。

來到人生這個階段，着實已無心力再參與，但願侄媳婦獲得安息，在天之靈護佑丈夫與兒子。

作者供圖



◆萬聖節前一天，經歷近兩年病痛煎熬的侄媳婦離世。收拾喪妻悲痛，侄兒手牽還未到5歲的兒子，走進紅葉落下的節日氣氛。



## 天真年代

彼時，14歲的我們像兩尾歡快的小魚，相遇在歲月最清澈的那段溪流。

第一次見面，是在教導主任家。他是主任家親戚，剛轉過來讀初三。顯然主任跟他說過我，一見面，他就猜出我就是校長家也將讀初三的小女兒。我們聊了起來。他說縣中的一個操場都比我們整個學校大，還說：「我不愛照鏡子，因為我知道自己長得漂亮。」當時聽得我一愣：還第一次聽男學生這麼說自己。不過，他確實好看。皮膚白淨細膩，鼻樑挺直；一雙大眼水汪汪的，「雖怒時而若笑，即嗔視而有情」。

但很快，他自信滿滿的形象就在我心中坍塌了。初三第一次數學測驗，他只考了29分。我直截了當地問他怎麼就考了這麼點，回答我的是「啞啞，啞啞」兩串眼淚。這之後，主任就叫他晚上和我一塊上自習，讓我輔導輔導他。

我家和主任家住同一排平房的两端，每晚他抬腳就到了我家。一條長板凳，一張泛黃的大辦公桌，我倆一塊看書寫作業。他不會做的就問我。我發現他許多基礎知識都不懂。說着說着我常常就不耐煩，每次只要我一變語氣，憂傷就像陽光下的樹影立馬印在他的臉上，那好看的桃花眼裏即刻霧氣蒸騰、水波蕩漾。我向來吃軟不吃硬，見他那樣趕緊放低聲音，心裏卻頗不以為然：男孩子怎麼這麼嬌滴滴的？

他成績不好，但毛筆字寫得不錯，每晚做完作業，他便教我練字。還記得他教我寫「一」字，說手腕要先提起來，再落筆，往左輕輕一頓；然後提起，筆

直橫走，手一定不能抖；最後收筆時要慢慢往回一鈎。開始我寫得七扭八歪，自己看着都嘔吐，直嚷：不寫了！不寫了！他從不說我寫得難看，總是笑着握住我的手，邊說要點邊鼓勵我。我們用的是黑墨水，常常會沾到手上，一不注意就上了臉。有次，他看着我突然哈哈大笑，說：「你長鬍子了！你長鬍子了！」我惱不過，一抬手把墨水也抹到他臉上，兩人對着大笑起來……

那年冬天，我一雙手都長滿了凍瘡，洗點襪子毛巾常常疼得直咧嘴。有時他看到了，會搶着幫我洗。我既不好意思，也嫌他不會洗。他就讓我站旁邊教他，「這有什麼難的，你說搓哪就搓哪唄！」有同學看見他幫我洗東西，笑瞇瞇地向我們投來意味深長的目光。

那時，除了晚上睡覺，我倆幾乎是形影不離。白天同教室上課，晚上共一條板凳自習；中午下課各自回房間拿棉鞋，然後一同放到陽光充裕的地方晾曬，再一左一右去上廁所，午飯後又到一起了；周末，我們把桌子搬到走廊上，邊曬太陽邊看書，說笑、掰手腕，他還喜歡拿梳子給我梳頭髮……漸漸地，同學間就有傳言說我倆「好」了，「連上廁所都一道，他還幫她洗衣服！」我一關係很好的女同學某天也跟我說：「小芳哎，你不要天天跟他在一起，特別是不能坐一條板凳，搞不好會懷孕的哦！」我嚇一跳，坐一條板凳就會懷孕？懷孕是要生小孩，這是知道的，可具體怎麼回事一無所知。只朦朧朧地覺得坐一條板凳應該不會，於是理直氣壯地反駁，不可能！心裏卻有點發虛：她媽媽是醫生，她懂的肯定比我多啊！

有天黃昏，他手裏拿着兩張紙，在走廊上一臉嚴肅地遞給我。原來是他二哥寫的信。信裏提到了我，提醒他青春期的男女同學交往要注意，不能因此分神影響了學習。看完我就笑了，覺得他哥小題大做，想起爸爸也曾跟我說過類似的話。其實在我心裏，他就如同我兄弟般親切，並無其他。所以當他神情凝重地跟我說他真的因為我影響了學習時，我笑着手掌拍上了他的肩，「我倆不就像兄弟一樣嘛，影響個鬼啊！」「可是，我喜歡你。」他抬起大眼望着我，輕聲而堅定地說。那一本正經的樣，大人般沉着，又孩子般可愛。

這之後，我倆依然在一起看書做作業，說笑逗鬧，毫無芥蒂。我脾氣不好，有時忍不住還會衝他，他也還那麼好哭，但成績慢慢有了進步。班上有好兩個女同學喜歡他，我知道了就經常跟他開玩笑，說誰誰誰喜歡你呀！「反正我喜歡你」，每次他都這樣回答我。我嘴上不置可否，心裏其實也還蠻受用。

一年很快過去。中考完，我倆朝夕相處的時光就結束了。之後，高中，大學，工作，我們的聯繫時斷時續。現在，我在家鄉小城，他在遙遠都市。聯繫不多，見面更少；但隨時可交談，即便相顧無言，也毫不尷尬。時間、距離、環境從未改變我們心底對彼此的那份親切。無關風月。

多年之後回想，那真是白雪一般無暇的少年歲月。彼時的相互喜歡，因為懵懂而純粹。我相信，無論歲月如何疾走，無論滄桑凋零，也無論流年會捲走多少歡欣帶走多少記憶，那個純真年代的情誼，永遠有着春天的笑靨和陽光的溫暖。



### 網上亂傳藝人死訊不負責任

近年在網上看到一些娛樂新聞的影片，每條影片都是報道一名圈中人物的消息，而且都是壞消息。因為影片主角只有兩種遭遇：若不是在瀕留狀態，甚至死去，便是窮途末路，甚至乞食街頭。

一時間，好像香港娛樂圈的人都接二連三遭逢厄運。按照製作的時間，現時應該起碼有半數娛樂圈的人已遭不測。噢！為何還有那麼多演員演戲呢？

這些影片都不是香港製作，編寫的人亦不是香港人。我看過一兩次他們的編作模式，都是拿一些他們要「致他於死地」的目標人物的影片和照片拼合起來，然後看圖作文，繪聲繪影地編作該名藝人如何坎坷潦倒，或病入膏肓，當中當然完全沒有事實根據。他們選取的藝人帶病或受傷的劇照，網民驟眼看來便以為有圖有真相，信以為真。

我有一位退出熒幕20多年的演員朋友一次很生氣地告訴我，他被人將他的照片編輯成一條影片，其中一張更不是他的病床照片。標題則寫着他已處於瀕留狀態，他的朋友在病床旁痛哭流涕。他本來健康已經不好，看到自己被人這樣詛咒當然非常不忿。若然對方是仇人或敵人也無話可說，但是自己卻不認識對方，真是無妄之災。

娛樂新聞也是一種新聞，甚至可以是一門專業。因此，當娛樂編輯和記者的人自然應該同樣遵守新聞從業員的操守和道德。可是，這種躲在鏡頭後自行拍片，加上只聽其聲不見其人的旁述的網上影片，到底應該被列為是自娛的製作，或是具新聞性的報道？它們是否也應該受到法律約束，將他們捏造事實、與事實不符、誹謗、人身攻擊等行徑繩之以法？不過，他們和影片都不是來自香港，不知香港法律能否治他們的罪、懲戒他們？

在公眾媒體上發布人家死亡的消息當然必須認真、謹慎和正確，即使是娛樂圈中人私底下提及其他藝人的生死也應該同樣小心。一位離開熒幕30多年的藝人告訴我很多人都以為他早已死去，他連忙發照片給我以示自己健在。我明白他的感受，因為真的有一位藝人曾對我說前者已死。我連忙澄清，並問他為何說前者已逝。他回答說：「因為很久沒有見到他，有些重要場合他也不出現，所以我以為他已離世。」

又一次，一位老藝人告訴我某位藝人已仙逝。我不相信，並告訴他我早前才看到後者的消息。老藝人這才略帶尷尬地說：「我以為他已死。」沒想到他提及另一名藝人時又再說：「『佢死咗喇』（他已經逝世）」我連忙更正：「佢唔死喇，佢仍健在啊！」他不再尷尬地說：「我很久沒見他，以為他已死。」有些人就是單憑自己的想當然便將別人定生死，他們真的是名副其實不顧人家的死活。

